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八節

眾位出了東方甲、乙、木的陣門，十二位出了東陣門，勝爺說道：「道兄，你們眾位大家，沿路護燈回歸鏢局子去。」大眾問道：「您要何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進南方丙、丁、火四道陣門，北方壬、癸、水，西方庚、辛、金，十二道陣門，我尋找我那剛直的盟弟。一探飛蛇陣的三太、銀龍救出來啦，三探飛蛇陣的我勝某也救出來啦，惟有二探飛蛇陣我那盟弟還未見面，我要設法救我那二探飛蛇陣的盟弟華清泉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這十數餘人拚命舍死亡生，全都是為你盜珍珠燈，你要進陣找華四弟，大眾也得隨你進陣。再說他要盜不了燈，他就許回家去了，要受了害，一天一夜工夫，已經早受了害啦。」勝爺眼望飛蛇陣叫道：「華四弟，你要有了差錯，愚兄若不給你報仇非人也！」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，您就華四爺一個朋友嗎？大眾就不是您的朋友嗎？」勝爺被大眾所勸。正在此時，陰雲密布，日被雲濛，大眾向東去奔山坡。三十來丈，剛到山坡，只見樹林中有一道黑影一晃，勝三爺說道：「樹林中有人，大概是山中的寨主前來暗探。眾位大家止住步，我進樹林觀看。」眼看黑影進了樹林，一看蹤跡皆無。勝爺恐怕賊人暗算，伸手登出一隻金鏢，就聽大樹後喊道：「唔呀，勝三哥，不要用冰鑽穿我！」大樹後歐陽大義士轉過身軀，毛毛烘烘，皮襖馬褂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珍珠燈怎樣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好難盜的珍珠燈啊！彎弓弩箭，轉輪消息，一言難盡了。大義士請到山坡吧，俱都是咱們人。」歐陽大義士問道：「勝三哥，誰拿著燈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道兄拿著珍珠燈呢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在哪裡盜的？」勝爺將樓上盜燈情形，又說了一遍。大義士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得要看看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回鏢局子再看吧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就要看。」勝爺這才打開包裹，解開絨繩，露出盛珍珠燈的龍盒。蠻子說道：「不對啦，這燈許是假的。」勝爺掀開盒蓋，提著花籃把兒與大義士觀看。大義士罵道：「雜毛，你是有眼無珠，賊姓子假高明，李剛是全都不懂，這個寶珠要有一顆真的，挖了我的眼睛。白子玉的藕芽，翡翠的荷花葉，那都是琉璃的；那真金絲都是銅的鍍的金。大小寶石有一塊真的，我不姓歐陽。」勝爺聞聽大義士之言，仔細觀看，果然都是假的，勝三爺一抖手，將假燈摔了個粉碎。勝爺說道：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忘生舍死，落一個假燈。眾位仁兄賢弟三太等，咱們亮兵器殺奔聚義廳，不給珍珠燈，與他拚命爭持！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我受了一夜的辛苦，他既然懸掛假燈，你以武力對待，那是枉然。一個月限這才兩天，再想良策。」歐陽天佐大義士相勸道：「我等俱都勞乏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與黃三太二人，兩天一夜水米未曾沾唇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他既掛假燈，他必有預備。咱暫且回鏢局子再謀上策。」勝爺被大家相勸，遂下了東山坡，夠奔二道山口。走出三二里地，就聽正北山嶺上鑼聲響亮，鼓聲如雷，鑼鼓不響，人聲靜寂，鑼鼓一響，喊殺連天，只見高阜閔士瓊乘跨艾葉青鬃豹，本山有千餘人，各執兵刃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南方鑼鼓大作，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號燈上寫著「黑水湖曹」，坐下馬，掌中槍，真是千人不擋，萬人敵，嘍卒寨主，也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；正西方鑼聲響亮，燈籠火把，號燈上寫著「蓮花湖韓」，韓忠、韓孝、韓勇、韓猛，寶刀將韓殿魁、韓秀壓住陣角，嘍卒寨主五六百人；正東方喊殺連天，震八方林士佩率眾把住東方。東北角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，率領嘍卒，把住東北角；西北方蕭鳳台的夏金輝、夏金彪，把住西北；東南角彭湖的王忠，把住東南；西南角巢湖的李豹，手執祖傳的護手紫金鉤，把住西南。八大名山的群雄，嘍卒寨主有三千餘人，喊殺連天，圍得水泄不通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果然他們有預備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眾位隨我來。四面八方都是長箭手，咱們就撞他東南的山口，山口不是本山的大少寨主，咱就撞得出去，幫拳的不能賣命。」語畢，勝爺握魚鱗紫金刀在先，走出有五里之遙，到了二道山口。剛打山口裡出來，二里之遙，迎頭來了一群人馬，三四十人，頭匹馬乃是紅沙獸撞將前來，正是本山大少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。勝爺說道：「太巧啦，單單碰上了他。」馬到十三位切近，馬打盤旋，在勝爺十三位眼前，左手扣絲韁，右手合著金鼎龍頭槊，一聲喊叫：「你們要識時務，束手被擒！如其不然，大太爺馬走棚飛，將你等碰成肉泥！」此時勝爺背後歐陽德、楊香五他們用話激金頭虎。楊香五說道：「這要是大小子在，必有一場鏖戰。有本事在這時露面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就是跟你我有本事，在這兒吾他還敢露頭嗎？指名罵他，他也不敢言語。」傻小子一晃冲天杵小辮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小子成心跟我過不去！我若不敢露面是匹夫！」勝三爺正在問鏢之時，傻小子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姪男服其勞！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大敵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們有造化。」傻小子哈巴著羅圈腿，越眾當先，翻開母狗眼一看，大少寨主人高馬大，人似猛虎，馬如蛟龍，這小子跳下馬來有八尺高。金頭虎看罷，哈吧著腿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邇到近前，照定馬腿上一杵，將馬弄倒了，他必摔下來，照他腦袋上三杵。」你道，大寨主身後還有三十多人，傻英雄到了切近，內中有人喊道：「大寨主爺留神！這小子沒羞沒臊。」皆因為內有林士佩手下兩名寨主，知道金頭虎壞。大少寨主聞聽，跳下馬來。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完了完了，打不著馬啦。」大少寨主一看，賈明三尺多高，大草包肚子，羅圈腿，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棚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報上名來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？你站穩，別嚇躺下。」大少寨主閔德潤面向西北，單手執定龍頭槊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鞋要破了底兒偏，大海栽花根底深，高山點燈明而亮。祖居賈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金頭老虎。我有一個兄弟叫賈亮。提咱爸爸，姓賈排行在七，子不言父名，叫鑽雲太保賈七爺。咱在蓮花湖打死豹子，力劈梅花鹿，蓮花湖內叫過好，大鬧台灣省銀安殿。咱們師傅在千佛山真武頂，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」用手一指老道：「你看那赤紅臉的便是咱們師傅。」

說著話，冷不防跳起來，照定大少寨主頂門上就是一杵，大少寨主裏手一抬，將杵給鏟出兩丈多遠，賈明撒腿向回就跑。大少寨主隨後就追，說道：「你算什麼英雄？」傻小子腿短跑得慢，看看追上，用手拍著大肚子道：「招法寶！」大少寨主一怔神，金頭虎又跑。大少寨主道：「真無廉恥，給你爸爸現世。」

賈七爺面上有點掛不住，一見透風巾，握寶刀，要臨敵會鬥挾山太保。聾啞仙師道：「賈施主要臨敵嗎？」賈七爺道：「你看你姪子，叫人家罵的不堪入耳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賈施主，你的劍是無價之寶，賊的兵刃太笨重，他要損壞了你的寶劍，豈不可惜？你在鏢局子內告訴我們帶應手的傢伙，邱成、歐陽德他們二人背著虎尾三節棍呢。」歐陽德道：「我這有三節棍。」歐陽德由背後撤下藍布卷兒打開，現出虎尾三節棍，那三節棍有四十餘斤重，非有四五百斤力量，耍不出花兒來。

道爺說道：「賈七爺在家十數年，恐怕使不動。如果使不動，貧道動手戰猛漢。」賈七爺接過虎尾三節棍，使了一個開山勢，一裹手順風掃敗葉，三節棍噹啷一響，聾啞仙師一看，就知道賈七爺的工夫沒擱下。賈七爺一伏腰，夠奔山賊，山賊仰面看勝爺與和尚老道，賈七爺已到大少寨主跟前。大少寨主低頭一看，方要說小孩你幹什麼來啦，賈七爺那一隻手拿著三節棍，一隻手持鬚鬚呢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你這個姓老頭，何必送死？」賈七爺哈哈冷笑兩聲，然後又報了姓名。大少寨主一笑說道：「你也是明清八義呀，姓地丁！你有什麼本領？」賈七爺一縱身形，離地六尺多高，棍打悠身勢。賊人一裹手噹啷一擡，把三節棍梢子還回來了。虎尾三節棍潑風八打，上下翻飛，金鼎龍頭槊一百單八招，將賈七爺連棍帶人，全都被龍頭圍住。天氣炎熱，賈七爺熱汗直流，鼻窪鬚角全都見汗，皆因為賈七爺腹內空空，累得業已疲乏，故此出汗了。勝爺看得真而切真，恐怕賈七爺失手被害。聾啞仙師看得明白，叫道：「勝施主你要替賈七爺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然也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的刀要叫賊人兵刃碰上就飛啦，貧道上陣吧。邱成你將鋼槍解下來。」邱成急忙撤去皮帶，解下鋼槍，此槍九節，每節八寸有餘，一節螺絲，一節卡口，共合是九節，第九節一尺來長的鴨子嘴，襯素袍，有雞卵粗細，像螺絲的口稍微有點空隙。

老道將九節鋼槍上好，這條槍是十三省總鏢局子頭一條傢伙，保鏢的護院的多有用不了此槍的，拿起頭不圓，大鐵板能紮進幾分去，專破金鐘罩，碰上骨斷筋折，金鐘罩蔽不住。

勝爺見老道將槍上好，伸手由老道手中拿過來，擰了三擰，鋼槍顛得猶如車輪。勝爺道：「還是我臨敵，我還能使這條槍。」

勝爺緊了緊英雄帶，繃了繃十字絆，勝爺繃十字帶時候，槍插在地下，伸胳膊遞腿，沒有繃掉的地方，將槍拿起，勝爺叫道：

「賈賢弟！你與閔大少寨主戰得不輸不贏，請暫退下，愚兄領教領教閔大少爺！」賈七爺翻眼珠心中暗道：「我實不能贏此山賊，道兄的點穴法也不准行，人家金鼎龍頭擱住身軀啦。你的用頭與鏢倒許能贏。」賈七爺思索至此，縱出圈子外，虛晃一棍。勝爺說道：「大少寨主，你要藐視鏢行的英雄，勝英來也。」山賊一笑道：「我正要會鬥你呢。」勝爺不答言，握前把長後把，運動平生之力，照定胸前就是一槍，大少寨主向外一繃，猶如地動山搖一般，勝爺的槍前把鬆了手啦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好大力量！」勝爺可就不敢跟他碰傢伙啦，勝爺用純熟的招數，一點眉纒二擦陰，三紮盤肘四分心，吞吐撒放，撤步抽身，兩個人戰到四五十個回合，勝老者鼻窪鬚角見汗。

一來是勝爺盜燈勞乏，二來茶飯少用，這些老少賓朋全都累乏了，山賊故此占了上風。八大名山群雄，嚴加防範，各守汛地，不准亂動，四面八方俱都圍住。挾山太保心中有底，他早探明啦，盜燈的只十數人，他告奮勇捉拿盜燈之人，勝爺要東去有林士佩，向南去有曹榮，向西去有蓮花湖韓秀，向北去有本山老寨主，猶如鐵壁銅牆一樣，嚴肅異常，並無亂動者。勝爺熱汗直流，忽聽頭道山口一陣大亂，二道山口外也跟著亂啦，叫苦哀哉，兄不能顧弟，弟不能顧兄，只恨爹娘沒生出翅膀兒來。

一人打九層圍子手，撞到二道山口，高阜處一看，此人心暗道：「我勝三大爺怎麼使槍呢？」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：「勝三大爺，我來啦！」大眾一看，一個血人，滿身點桃花，降魔寶杵上鮮血淋漓。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天不絕勝英。」

遂說道：「勝施主且退，金龍來了。」大英雄跑到切近，勝三爺虛晃一槍，縱出圈子外，將槍插在山坡，手扶槍桿，老英雄直喘。山賊一看，金龍一身血跡。

列位，眾老者探陣盜燈，大英雄見眾人走後，在鏢局內吶喊：「頭一撥探陣的黃三哥、蕭銀龍沒回來，二次探陣的赤紅臉也沒回來，三探陣的我三大爺打窗戶走的，四探陣的小姓老頭也沒回來，五探飛蛇陣的去了八個人也沒回來，叫賊人全給得著啦？我去吧！」眾人說道：「你不會消息埋伏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會消息，我給他砸了。誰要不叫我去，我把他摔死！」

眾位老者全都走啦，誰也不敢攔他。但是傻英雄不認識道兒，央求人送去，誰也不敢答話，高俊龍也是好奇心盛，說道：「我跟你去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倆我是大龍，你是小龍。」兩人遂出了鏢局子，高恒玩耍耍大個，知道大個不會夜行術，高恒一伏腰，向北走出三里之遙，將大個落在後頭一里多地，高恒回頭一看，孟金龍在後面緊跑。高恒等了一會，大個好容易追上，大英雄趕上高恒說道：「我是大馬，你是小驢，你怎麼快，我也追的上。你就跑吧，不用等著我。」高恒一聽，心中暗說道：「你我二人都是畜類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來到蕭金台山口外，一看山口內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。高俊龍說道：「我是不能臨大敵，兄長快去，裡邊打上啦，我隱在樹林子內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好好，我進山口。」孟金龍晃晃悠悠進了頭道山口。把守山口的嘍卒一看，好大個兒，遂互相說道：「這許是寨主爺請來的。」遂問道：「是老合嗎？外人不許進山。」孟金龍不懂黑話，不能答言，嘍卒們可就明白的了，大概是鏢局子的大個吧，遂對大英雄說道：「不是老合，別向前走啦。」大英雄說：「什麼叫老合呀？」仍然奔山口而來。

山口梆子一響，亂箭齊發，大英雄降魔寶杵蔽住臉面，前身大腿上中了三隻箭，抹頭向回就跑，跑在樹林中，叫道：「小龍，不好辦，麻桿咬人！」將降魔寶杵向腋下一挾，拔下箭來，咔嚓就折了。高俊龍說道：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你只管向前進，別管他。」英雄說道：「射在身上不要緊，也就是紮在衣服上；要射在眼上，不就成獨眼龍了？」高俊龍說道：「用手將眼蓋住，就留著一個眼，用降魔寶杵再擋著。你一到嘍卒跟前，他們就都跑啦。」大英雄遂左手蓋著眼睛，右手用降魔寶杵打雕翎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撞到跟前，一杵砸倒下五六個，打倒了兩個，碰倒了三個，大英雄打得長箭手東奔西逃。削刀手上來亂刺，刺到大英雄身上一道道白印，後面撓鉤手搭到大英雄身上也是一道道白印，大英雄杵到處，一倒下就是兩三個，骨斷筋折。長箭手先打散了，後邊的削刀手也跑了，撞飛了撓鉤手，大英雄降魔寶杵上下翻飛，真好似雪花流水一般，嘍卒們死的死亡的亡。頭道山口內，二道山口外，又來了接應的嘍卒，大英雄照舊的砸打，只打得嘍卒們叫苦哀哉，喊殺連天，九層圍子手，共合二百六十人，死傷了多一半，逃走了少一半。撞進二道山口，找高處一看，山賊挾山太保大少寨主與勝三爺殺得正在難分難解之處。孟金龍看著新鮮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怎麼使槍啊？」一聲吶喊，趕奔前來。

被困的十三位英雄一看，大英雄猶如血人一般，聾啞仙師叫勝爺退下，勝爺虛點一槍，縱出圈子外。金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又逞威風哪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來者是孟金龍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對啦。咱是君子打，還是小人打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北面是你們的老賊？」閔德潤說道：「不許胡說，那是老寨主。」傻英雄又用杵向西一指：「那不是韓家八大錘？東邊那個我們倆滾過，那小子叫林士佩。南邊那個好些騎馬使槍的，都是什麼東西？你們有能耐的賊有多少吧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連本山帶外請的有三百餘人。」

大英雄大聲說道：「我們保鏢的下請帖請來的七百餘位！要是君子打，咱們單打獨鬥；要是小人打，我將那七百多位都叫進來，咱是猛牛陣群毆！」大少寨主本是渾小子，認為真，心中說道：「許是有七百多人，勝三爺一下請單，保鏢的護院的都得來。」閔德潤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大少寨主跟你單打獨鬥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咱是文打，咱是武打？」傻英雄此時愚弄了大少寨主啦。閔德潤問道：「怎樣文打，怎樣武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文打有文打的招數，武打有武打的招數。你使的那是什麼傢伙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我使的叫金鼎龍頭擱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有多少招？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一百二十八招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們老頭是俠客，子不言父名，二俠。我師傅是劍俠大腦袋。你不信，你打聽打聽，我師傅教給我一千八百六十四招。」山賊一聽，信以為真，遂說道：「文打怎樣？」金龍說道：「若是文打，咱倆一對三下的，看看咱倆誰氣力大。你不是叫挾山太保嗎？看看挾山太保有勁，還是混海金鯨有勁。」眾賊人都看得著，可聽不見孟金龍與挾山太保說話。閔德潤說道：「咱還是文打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別看我們是外來的，行俠作義有容人之量，你先打我三下吧。」

閔德潤說道：「還是你先打我為對，外來的是朋友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吧，那麼就先打你三下。」大少寨主將金鼎龍頭擱一橫，說道：「你打吧，小子。」金龍運動十三太保橫練，對準擱桿就是一杵，就見半空中冒起多高的火星子，閔德潤晃了兩晃。孟金龍向後退了兩退，口中喊道：「山賊這小子好大勁兒呀！」列位，孟金龍十三太保的橫練，閔德潤有金鍾罩。正在此時，就聽弼昆長老背後喊道：「大小子，少才無智！你打他擱桿當中，他是兩手的勁頭，一定擔得住；你打他左手那頭，他左手沒勁，必向下一塌，就打在腦袋上啦！打死他，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呢。」金龍第二杵果然奔左胳膊那頭砸去的，大少寨主一看杵來不正，向後一退，就「噹啷」一聲。閔德潤胳膊可就麻啦，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打的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歪啦，再砸砸正了。」金頭虎又喊：「大小子渾蛋！你砸完了人家，不叫人家砸你，你多現世呀？拿杵一領他眼神，給他一羊頭，將他撞死就完啦。」金龍第三杵一晃悠，閔德潤說道：「你倒砸呀。」金龍說道：「運勁呢。」金龍一晃悠杵，德潤一抬頭的工夫，噹啷一頭奔胸口撞去。這一頭足有一千五六百斤的力量，閔德潤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金龍將閔德潤撞倒，將杵向背後一插，拿起金鼎龍頭擱，就要奔那閔德潤頭上砸去。

此時閔德潤可昏過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不可。」李四爺說道：「為什麼不打死他？」此時金龍一回頭，人家將大少寨主搶走。

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，奔山口殺去吧！」金龍左手金鼎龍頭擱，右手降魔寶杵，勝爺左手魚鱗紫金刀，右手九節鋼槍；賈七爺右手秋風落葉掃，左手三節虎尾棍；其餘大眾都亮出傢伙。孟金龍在前無人敢當，從此提起金龍之名，星斗無光彩，三江水倒流，八大名山群賊聞名喪膽，後山的虎豹提起金龍魄散魂飛。

撞出二道山口，頭道山口無人阻攔，到樹林中，撞見高恒，老少十五人夠奔十三省總鏢局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到了鏢局子，大眾更換衣巾，淨面漱口喝茶吃飯等事，不能細表。勝爺飽餐一頓，飯畢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是明日上蕭金台，還是今日上蕭金台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歐陽二義士作了若干的假名帖聘請賓朋，勝爺且稍安勿躁，稍待兩日必有賓朋到來。」大眾也都以此言相勸，等到第四天，忽然趙子手報告：「鎮九江屠大爺到來，並帶領十二位弟子。」勝爺聞聽，不勝之喜，勝爺率領大眾

迎接出來，一看屠大爺這匹馬，通身紅的，腦門上有一塊白點，此馬名為棗騮紅，又叫千里獨行一盞燈。

勝爺見面躬身施禮，屠大爺叫徒弟見勝三爺，過來三個徒弟，一個叫張錘，一個叫張豐，一個叫張鎮。屠大爺說道：「這三位雖然是我的弟子，另有口技，他們會學雞鳴犬吠，如有用著之處，必定效勞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有用處，必定奉煩。」

說著話，勝爺與屠大爺攜手進了大客廳。屠大爺上座，勝爺說道：「屠大爺怎麼來得這樣快？」屠大爺說道：「別提啦，二蠻子王八羔子立逼我前來，如不前來，他就放火上吊。」勝爺派人預備了酒席。第二天，趙子手報告：「門外來了三老，一位少年的英雄。」勝爺率眾迎接，乃是孟鎧孟二俠、鎮三江蕭杰蕭三俠、踏雪於豐恒，少年乃是於化龍。陸續又有俠義莊頭邱璉，帶領年青的徒弟六七位。第四撥又有飛龍鎮的丁紳董，帶著二子丁龍、丁虎。一連來了十餘撥，都是蠻子請來的，共合二百來位。勝爺叫道：「道兄，咱上蕭金台去，人夠用的了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請人的還沒來呢，再等一兩天不遲。」正在此時，忽然有趙子手報告：「門外現有蕭金台姓趙的，奉閔老寨主之命前來。有名帖，還有一封信，必須面遞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愕，齊聲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給原辦案的下帖。」只見名帖上書「閔士瓊」。勝爺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出去迎請。工夫不大，只見三太、香五等在前，茂龍、李煜後面相陪，進來一位寨主，此人身穿黑青色大氅，藍緞短靠，黃中透煞的臉面，二十以上的歲數。三太用手點指勝爺說道：「趙寨主，這是我的老師。」勝爺站起身形，此人向勝英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蕭金台閔老寨主派我前來，現有書信。」

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。三太接信到手，轉遞與勝爺。勝爺拆開書皮一看，內寫道：「字奉十三省總鏢頭勝老明公台覽，弟不才閔士瓊頓首百拜：前因珍珠燈一事，致與明公擊掌。飛蛇樓上懸掛萬壽燈，弟士瓊確實掛的是寶燈，吾之道友許道成自逞奇才，做假燈懸掛，掉換真燈，弟實在不知，事後經小弟調查明白，始悉樓上乃是假燈。士瓊言而無信，有負勝老明公，今特遣小徒趙仁，奉帖聘請明公與眾位鏢行的老師，二十六日駕至小山敝寨，弟預備水酒恭候，珍珠燈之事面談。來者君子，不來者小人。年月日時。弟閔士瓊手啟。」

勝爺看畢，說道：「趙寨主，多承你們師徒美意，後日二十六日必到，如有失信，勝英非為人也。」勝爺叫三太下邊預備酒席，與趙寨主暢飲一番。此人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多承美意，我家老寨主與八大名山群雄，在小山內甚為盼望回音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請趙寨主即速回山，二十六日勝某必到。」

又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們送趙寨主。」趙仁剛一轉身，孟金龍一手揪住趙仁胸前，將趙仁提到三四尺高，趙仁唬的顏色更變。金龍說道：「我打算拋他牆外去，還叫他走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快放下，如不聽我話，雙腿砸折。」金龍說道：「若不是三大爺攔阻，我非摔死你不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好好將趙寨主送出鏢局子，不許造次。」此人出了鏢局子，抱頭鼠竄而去。鏢行大眾，有的說將趙仁刺了的，有的說送往官家的。勝爺說道：「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。二十六日，咱還要赴會呢，要將他斬了，怎見閔老寨主呢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現在屠大爺在場，你也不與大眾商議商議，就應允他了。你曾看見八大名山群雄之勢嗎？酒無好酒，宴無好宴，分明是殺人的戰場。老弟兄十幾位，你都不相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他不請我，還要破他的山呢，他既請我，這豈不是天假之便嗎？」老道點了點頭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附耳過來，平常的本事不必赴會。」

聾啞仙師遂低聲說道：「所去之人，依我之意，屠大爺與貧道，及你們三俠、李剛、賈七爺、邱錘、丁桂芳、於豐恒、歐陽天佐、三大門的門人，共合八十四位。惟有孟金龍可得囑咐，別愈打愈成仇。」孟二俠叫道：「金龍，你若不聽話時，我將你活埋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明白啦，你們叫我摔死誰，我就摔死誰。」二俠囑咐完了金龍，勝爺遂催下邊擺酒席。四更多天，大眾吃喝已畢，由鏢局子起身，夠奔蕭金台赴會。八老在前，列位，哪八老？第一位勝三爺、第二位鎮九江屠祭、第三位諸葛道爺、第四位李四爺李剛、第五位弼昆長老、第六位孟二俠孟鎧、第七位蕭三俠蕭杰、第八位漢奸蠻子歐陽天佐。後面三大門徒弟，最後邱璉、於豐恒等諸老者，八十四位浩浩蕩蕩出了鏢局子，真是高高矮矮，丑俊不齊。走出二十多里地，大眾熱汗直流，惟有蠻子大聲喊道：「冷得很哪！冷得很哪！」

眾英雄走到辰時已過，看見峻嶺高峰，山口外東首，高搭一座彩棚，紅、綠、藍、黃五彩彩綢，八個紅綢子彩燈，不亞如辦喜事的一般。賈明喊道：「香五你看，這別是誰娶媳婦吧？」

香五說道：「這哪是娶媳婦？傻小子，這是鬧喪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小子是怕打仗？要害怕，別來呀，本來就是鬧喪。」

只見由彩棚之中出來一位少年寨主，領著三十餘個老嘍卒，全都衣帽齊楚，這位寨主正是下帖的趙仁。迎到八老面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前日多蒙招待，我回到敝山，與我恩師學說明公的大仁大義，眾家寨主無不贊成，各位寨主歡悅非常。大眾問我鏢行的人眾有多少位，我對他們報告，不差二百來位。可不知老師傳來了多少人呢？我們小山請來的高親貴友三百餘位，明公與明公鏢行的師傅引見，當時沒有工夫喝茶用飯，你們各位暫在彩棚內稍微吃點點心喝點茶，打完茶尖，再請明公等進山不遲。眾位達官幸勿推卻。」勝爺道：「多承美意，難得你們師徒，這樣抬愛我等。」勝爺八十餘人遂進了彩棚。到裡邊一看，金漆八仙桌子三十餘張，預備二百來人的座位，勝爺等來了八十四位，連一半座兒也占不了。正北的首座，勝爺、蕭三俠、孟二俠、屠祭、李剛等六老一張桌，東邊第二張桌聾啞仙師、弼昆和尚、歐陽義士天佐、賈七爺、胡景春、蕭銀龍等，其餘眾英雄坐在東南的一排桌。當時那位寨主派人擦抹桌面。列位要知道，康熙年間，細瓷非常的講究，每桌上一個官窯瓷茶壺，六個茶碗。按桌滿了茶，大碗的臘茶，雖然不是揚子江心水，真是蒙山頂上茶，真是清香撲鼻。眾位起五更來的，走了一清早晨，正在思水之際，茶是最潔淨之物，眾英雄俱都喝茶，金龍要了三個大杯。工夫不大，喝了三壺，大家心中甚為暢快。由彩棚東北角，後面有廚房，就聽煎炒烹炸，刀勺亂響。嘍卒將壺碗撤去，擦抹桌面，擺上杯筷，先上了乾鮮果品蘋果梨，全都去皮打成片，盤底鋪壹冰，鮮果上灑上白糖。每桌上一個廣錫酒壺，六個大酒杯，嘍卒們俱都斟滿酒。眾英雄觀看，酒杯雪霜白，熱酒非常清亮，熱氣一冒，聞著是正氣味，這酒內若是有藥，色必發渾，或者熱氣發腥，令人嘔心。大家全都留神觀看，就是有一桌不喝酒的，都是誰呢？和尚老道與回回大爺胡景春。賈七爺與歐陽天佐二位雖然好喝，今天也不喝，其餘都愛喝酒的。惟有金頭虎一見乾鮮果品、熱酒香氣襲人，饞的直流哈拉子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先喝兩杯吧，這小子們真孝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哪有這樣忙的？你看前邊六位老前輩喝時，咱們再喝不遲。」說著話，只見六老者，左手捻鬚，右手擎杯，杯方沾唇，蕭銀龍忽然站起身形喊道：「眾位叔叔大爺，千萬別喝酒。」六老聞聽，全都放下酒杯。銀龍說道：「俗云，主不飲，客不食。這位寨主既抬愛我們，必須陪著我們痛飲。趙寨主乃是老寨主的高徒，此席足可代表主人，趙寨主你替我喝了這一杯吧。」趙仁答道：「少鏢頭，我方才吃完飯，不勝酒力了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三十餘位不論哪位，請替我飲這一杯。」大眾說道：「我們都不會喝酒。」小俠客一笑，說道：「怎麼三十多人都不會喝酒呢？既為綠林道，都不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；再說趙寨主二十多歲，吃完飯也可以喝一杯。這裡邊無私也有弊，你若不喝此酒，便是酒中有毛病，我勝三大爺本不是真要喝，不過試試你們讓酒的喝不喝。別以為我們爺們當愚癡之輩，如若酒裡沒有意外之物，你是非喝這一杯不可。」銀龍杏子眼亂轉，上下打量趙仁，只見趙仁顏色更變，說道：「我們山裡有的會喝的，我給少俠客請幾位陪飲。」賊人遂轉身形出彩棚，向西走進山口，在山坡東又轉身向北去了。蕭銀龍一轉身，緊靠歐陽德那張桌，遂低言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歐陽德喊道：「我肚子疼，我要在旮兒裡大便！」老和尚說道：「去去去，外面去。」北面桌是胡景春，銀龍又低言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胡景春也出了彩棚。

銀龍又對孟金龍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金龍喊道：「誰伺候我這張桌？」一個長鬚的老卒遂答道：「我伺候你這張桌。」金龍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嘍卒答道：「我姓陰。」金龍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小子。」老嘍卒說道：「我叫陰不搭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你給我取一個大碗來，我是大塊吃肉，大碗喝酒。」

嘍卒遂答道：「我給你拿大碗盛酒去。」這位老嘍卒也是一個頭目，暗中他恨孟金龍，金龍撞山口之時，打死他一個姪子，叫陰顯，被金龍一杵砸得萬朵桃花開，暗中他要替他姪子報仇，熱騰騰的斟一大碗酒，給金龍端了來。孟金龍左手接酒，說道：「還

是好酒哇？」老嘍卒說道：「這是我們老寨主用大車由燒鍋拉來的，在地窰子大缸中藏了二年，暴氣味都沒有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好哇，好酒你替我喝吧，小子。」語畢，一把將陰不搭下頷掐住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不喝，我掐死你。」列位，金龍是多大的膂力？陰不搭如何禁得住這一把抓呢？陰不搭此時身不由己，仰著脖兒，咧著嘴，金龍端著碗向嘴裡一灌，陰不搭本來不願意喝，沒有法子，連喝帶灑，喝下有半碗去。喝完了之後，金龍抓著胸前的衣服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哪兒也別去，我看著你狗娘養的。這叫害人如害己，殺人不用刀。」說著話，只見陰不搭渾身发抖，顏色更變，叫道：「勝三爺！你叫你的鏢頭將我放開吧，叫我躺著死吧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你放開他吧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叫你小子倒下死，這是我勝三大爺恩典你。」語畢，將陰不搭鬆開，陰不搭倒在就地，七竅流血，工夫不大，氣絕身亡。

勝爺說道：「銀龍，你看出破綻來，為何叫趙仁走了呢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趙仁走不了，我歐陽德哥哥假裝解手兒追出去啦，胡景春大哥也追出去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小小的歲數，怎麼看出酒中有毛病呢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非是小姪男的細心，乃是諸葛道爺叫我辦的。」勝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道兄真是見事多明，這酒怎麼這樣大的力量呢？請道兄明言賜教，叫三太他們也好長些見識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有一宗惡鳥，有一宗孝鳥，烏鴉反哺，乃是孝鳥。惡鳥就是梟鳥，小梟鳥能飛，大的就不能啦，小鳥雖能飛，它可不去打食吃，它吮大鳥之血，吮完了血，它便吃肉與肺腑，兩個小鳥將大鳥的毛皮架出窩去，掛在樹枝上。有一宗鳥名仙鶴，專吃五毒長蟲、蠍子等，蠍子、長蟲苦鑽在窩裡，它能用嘴刨出來食之，毒氣都歸在冠子上，若用針刺冠子一下，人要一舐，當時即死。有一宗鴿鳥，還有一宗鳩鳥，公鳥名運目，它專吃烏頭蛇，黑頭的長蟲，烏頭蛇被鳩吃下去，鳩鳥也不能活，他落在樹上，雙爪抓住樹枝，頭朝下流哈啦子，哈啦子沾在樹皮上，那樹就腐爛了，變成一種黑炭，人要得著那宗炭，價比黃金，向寶刀上一擦，就是毒藥刀，向鏢上一擦，就是毒藥鏢。那宗鳩鳥，他專吃五毒，他那翅膀管裡有毒，若是用他的翅膀翎毛向酒缸內一掃，這一缸就是毒酒了，人要吃下去立刻七竅流血而死。」老道正在談論藥酒之事，就看歐陽德由外面進來，扛著趙仁，胡景春在後面跟隨著。歐陽德問道：「三大爺，老嘍卒怎麼死的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用酒灌的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我要喝了酒，我也乾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怎麼拿住的趙仁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他出彩棚向東去，走的慌慌張張，他又看我在後面追趕，他遂緊跑，我大師兄繞到前面樹林子之中，將他截住，大師兄跟他要買路錢，他亮刀，被我大師兄拿住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！將趙寨主足下綁繩解開攙起來。」賊人面向勝爺一站。勝三爺叫道：「趙寨主！你於前日二十四，在鏢局子下帖，依我鏢行的朋友，有要將你碎屍萬段的，有要將你送到官面的。我姓勝的派人遠送，又與你預備酒席，你不擾，我姓勝的可對得起你。你下帖要我二十六日赴會，在下應約而至，未進山寨，先在彩棚中用毒藥酒之計，酒內藏毒藥殺人不用刀，我們若一大意，吃下酒去，立刻死於非命，老少八十餘人。你們居心太狠啦！」趙仁說道：「我家老寨主派我預備茶飯，我自知好茶好酒，我不知裡面有毒藥沒有，現在將我們頭目灌死，當然酒中有毛病。你等既然看出破綻，殺剛隨便，何必多問。」勝爺道：「足下年輕輕的，真是膽子大，面不更色。我若將你放了，你能學好嗎？」趙仁說道：「你如不殺我，我仍回蕭金台。我跟老寨主師生之誼，不忍背之，生死絕無二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殺你者，恐怕負了你少年英材。」惡賊是耗子舐貓鼻，尋死。列位，他要是說兩句軟話，勝爺也就不殺他啦，他日後不是還能回蕭金台嗎？年輕的英雄全都亮出兵刃，將彩棚圍住，又有二十多位將趙仁圍住，就等勝爺發言，將趙仁亂刀分屍。勝爺捋銀鬚不語。蕭銀龍在趙仁背後，對勝爺一擺手，跟三太等又一擺手，說道：「趙寨主不愧硬漢。」當時將賊人二背解開，大漢孟金龍說道：「你要放他，我摔死你！」銀龍說道：「趙寨主，你真乃英雄，可佩可敬。我三大爺最愛硬漢，朋友，你請吧。」勝爺心中暗道：「我沒說放趙仁，銀龍敢放他，這孩子必有良謀。」銀龍語畢，向賊人背後一縱身，照定趙仁左肋梢，撲的一聲，紮進有七寸多深，賊人大喊一聲，少爺雙手托刀柄，兩條胳膊伸直，挑著向外走。金頭虎看了，說道：「我看看紮進多深去？」賈明爬在跟前觀看，少俠客一抽刀，向東南一縱七八尺遠，這股血，濺了傻小子一臉一身。傻英雄說道：「我真倒運，濺我一身血，好血腥味。」小小爺抬腿擦刀，身上血點不濺。勝爺叫道：「銀龍！這是何道理？為何暗算他呢？」少俠客笑道：「三大爺，你看賊人多橫啊，你要一說剝他，他必然破口大罵。你老人家是什麼資格，豈能叫他破口大罵？他藥酒沒用上，我的短刀可用上啦，這就是短刀對藥酒麼。」賈明喊道：「短命鬼！你可活長壽的？你沒濺一個血點，我可鬧了一身血一臉血。」